



黒い家

貴志祐介

Yusuke Kishi

黒い家

黑暗之家

貴志祐介
Yusuke Kishi



文學放映所001

黑暗之家

原書名*黒い家

作 者*貴志祐介

譯 者*邱振瑞

2016年6月30日 二版第1刷發行

發行人*成田聖

總編輯*呂慧君

主 編*李維莉

資深設計指導*黃珮君

美術設計*陳晞叡

印 務*李明修(主任)、張加恩、黎宇凡、潘尚琪

發行所*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*105 台北市光復北路11巷44號5樓

電 話*(02)2747-2433

傳 真*(02)2747-2558

網 址*<http://www.kadokawa.com.tw>

劃撥帳戶*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

劃撥帳號*19487412

製 版*尚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I S B N *978-986-473-167-1

香港代理

香港角川有限公司

地 址*香港新界葵涌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第2座17樓1701-02A室

電 話*(852)3653-2888

法律顧問*寰瀛法律事務所

*版權所有，未經許可，不許轉載

*本書如有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當地出版社或代理商更換

©Yusuke KISHI 1997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黑暗之家 / 貴志祐介作 ; 邱振瑞譯. -- 二版. --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2016.06

面 ; 公分. -- (文學放映所 ; 1)

譯自 : 黒い家

ISBN 978-986-473-167-1(平裝)

861.57

105007793

黑暗之家

貴志祐介
Yusuke Kishi

1996年4月8日（星期一）

若槻慎二暫時停下手中的藍色鉛筆，輕輕地打了一個哈欠。

百葉窗已經拉上，陽光從總務室東邊的窗戶射了進來，在桌上形成淺淺的白光。插在筆筒的原子筆、印台以及用來確認文件印跡真偽的放大鏡和分規等，微微閃爍著亮光。

抬頭看向窗外，京都的天空一片蔚藍，盡是畫筆渲染似的雲朵緩緩移動著。

他吸了口早晨清新的空氣，再度伏案繼續審查桌上堆積如山的請求死亡給付的資料。

四十八歲的木工，吐血住院，被宣告罹患胃癌。六十歲的公司職員，在練習高爾夫球中暈倒，被發現有腦瘤。今年過完成人節的大學生，開車兜風因超速閃避不及，轉彎撞上電線桿……

這些死亡的人，都是若槻不認識也沒見過面的人，一大早就埋頭苦幹做這種工作，真說不上什麼好心情。

他進公司五年來，一直隸屬於總公司的外國債券投資課。那段期間，他整個腦袋全是美國的長期利率和匯率行情這些總體經濟，與其說是進入人壽保險公司上班，倒不如說他只意識到自己

是金融機構的一員。不過，自從去年春天被調派至京都分公司，負責死亡理賠的審查，他才具體感受到自己是處理人的生死的企業一員。

「今天又是一堆死亡的案件啊！」

坐在鄰座的副理葛西好夫，看了若槻的桌上資料出聲說道。

「春季才剛到，真是可憐啊！」

被葛西這麼一說，若槻也覺得今天的件數的確多得異常。從統計上來說，冬季的死亡人數最多，因為身體虛弱的老人和病患多半熬不過酷寒。

在這個季節死亡件數之多，一定存在某些原因。若槻翻閱了一下這疊資料，在由理賠受益人所寫的「死亡理賠申請表」的下面，附著醫師開具的死亡證明、車禍通聯記錄和戶籍謄本等，謎題立刻揭曉了。

「啊啊！這是左京區發生火災的那一件嘛。」

約莫三個星期前，一棟木造房屋燒個精光，一家五口全葬身火窟。由於一次提出總計十五件的死亡理賠案，使得件數增加了許多，這些多半屬於五年期滿的儲蓄性質養老保險。

若槻在心中思忖：這些人的個性大概是很難拒絕他人的請託吧！而且一定是禁不起業務員訴說公司給的業績額過高的懇求，才相繼加入保險的。日本投保人壽保險的比率為世界之最，這些人的貢獻度最大。

「那不是縱火案件嗎？嫌犯抓到了沒？」

「還沒抓到。不過，受益人涉案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在支付上不成問題。」

「說得也是……隨便縱火為樂的傢伙，真該判他死刑！」

葛西兀自嘟囔道。他捲起襯衫的長袖，兩隻相撲選手般的粗臂抱在胸前，還不時地用手帕擦拭額上的汗珠。他的身高約有一百七十五公分，體重超過一百二十公斤，在散熱量上當然比常人來得大。才初春的早晨，他那藍色XL尺寸的襯衫背後和腋下，已經染成藏青色了。

電話鈴響了。葛西間不容髮地拿起聽筒，按下閃滅著的按鍵。他之所以身體力行，目的在於無聲地督導女職員們要迅速接起電話。

「您好，讓您久等了，這裡是昭和壽京都分公司。」

葛西洪亮的男高音響遍了辦公室。

「若槻主任，拜託您了。」

進公司第五年的女職員阪上弘美，把初審完畢的一疊有關住院給付的申請資料放在桌上，在這之外，桌上按種類分色的資料早已堆積如山。像是保險期滿的支付、生育給付、年金給付、保戶貸款、解約、印鑑證明、要保人與受益人的變更、住址與出生年月日等契約內容的更正（甚至有人更正家族親屬關係或性別的）、保單的補發等資料。

從以前就常被人說是光靠人和紙在辦事的人壽保險公司，其資料的種類之多是不容小看的。

若槻沒有多餘的時間胡思亂想，他趕緊繼續手頭的工作，除了因火災一連串申請死亡給付之外，幾乎都是因久病而過世的，看起來沒什麼問題。不過，到了尾聲時有一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這是一份一千萬元的終身保險，加入後已過二十年，一般來說，不是一份會構成問題的契約。但「死亡證明」的文字被畫上雙線取消，變成「驗屍證明」這一點必須注意。兩者的差異在於實際勘驗屍體的醫師，是否曾在死亡前的二十四小時以內對當事人進行診察，若是「驗屍證明」的話，由於醫師一開始只看到屍體，有時候無法確實斷定真正的死因。

若槻從上而下依序審查每個項目。

(1) 姓名：田中里。 (2) 出生年月日：大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。

若槻在心中計算：他若仍在世的話，再過兩個星期就七十四歲了。

(3) 住址：京都市城陽市久世……

(11) 死亡的類型為外因死亡（自殺）。

到這裡為止沒有特別不妥的問題。過去一年以來，每天看著死亡證明書，已經約略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國民大多是死於何種原因。

居死亡原因最多的是惡性腫瘤（癌），接著是腦血管、心肌、肝臟等疾病。

自殺這一項，其實是十分常見的死因之一。日本每年的自殺總人數自一九七五年開始大致趨於平緩，維持在三萬二千人至二萬五千人之間，這相當於每年因車禍死亡人數的倍數以上。

若槻雖然審查的只是京都府府內昭和和人壽承辦的業務，但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出現一件這樣的案例，最近，尤其以高齡者自殺的情況最為顯著。

另一方面，至少在京都市府內倒極少傳出殺人的事件，在昭和和人壽承辦的業務中，一年頂多碰到一件吧。儘管人們都說日本的治安正急速的惡化，不過，從這些證據看來，與外國兩相比較也許還算不差。

(12)項的死亡原因為「反常型縊死」。若槻在閱覽(13)項的外因死亡的追加事項記述時，手中的藍鉛筆停住了。

上面寫著「在高七十公分的衣櫃把手處綁繩上吊死亡」。

死亡證明上並沒有記載體格的欄項，但這裡卻特別附帶註明死亡的老阿婆身高是一百四十五公分。若槻暗自心想：人可以在不到自己身高一半的高度上吊嗎？

若槻拿著大筆的資料，窺視了一下正在講電話的葛西的表情，似乎是來自顧客的抱怨。在京都分公司具有職銜、負責「保全」業務的幹部只有若槻和葛西兩人，因此若槻沒有其他可以諮詢的對象。

在人壽保險公司分公司事務工作，大體上分為新契約和保全兩種。所謂的新契約，正如字面的意義，就是為客戶新加入保險時辦理契約的手續；而保全指的就是已簽約入保的客後服務。正因為這直接牽涉到保險支付等金錢問題，因此也引發較多的糾紛和犯罪。

葛西於昭和五十年（一九七五年）自大阪市內的私立高中畢業後，就進入昭和和人壽就職，全力投入工作，一直在保全業務上多所發揮，資歷豐富。他曾因北海道的某分公司一次有關住院給付的糾紛，被監禁在黑道流氓公司一晝夜的事件，成為公司內的話題。

面對客戶時，永遠誇張地隨聲附和的葛西，開始傳出足以舒緩人心的爽朗笑聲，看樣子問題似乎不太嚴重。其實，客戶的抱怨幾乎都是因為業務員和事務員的說明不夠詳細所引起，若能充分聽取客戶的心聲，大多能獲得解決。

「葛西副理……」

若槻估計葛西將掛上話筒，正要站起來的時候，驀然地從正面櫃檯傳來咆哮聲。

「你們把客戶當成什麼！」

若槻瞄了一眼，一個五十歲左右、長相貧寒的男子叉腿站立著，用那猿猴般凹陷銳利的眼神瞪視著女職員。他的頭髮黑白參半，穿著一件皺巴巴的條紋睡衣，大概睡相不好，後髮凌亂翹立。他似乎是以這身模樣直接搭乘巴士，從家裡來到分公司。

若槻厭煩地在心中嘀咕：又是這個傢伙。這個男子叫荒木，不知有無工作，半是消磨時間，半是興趣使然，沒什麼事便來分公司的櫃檯找麻煩。面對高分員的怒罵和任何高姿態，保險公司都必須謹慎應對。而這也成了荒木的一種惡習，藉機把自己平日受到公司冷落的鬱憤暗地發洩出來。

黑暗

坐在櫃檯前面和坐在後面的沙發等叫號的顧客們，也一樣露出不悅的表情。

荒木的旁邊，坐著一位白髮戴著銀框眼鏡看似中小企業老闆的男子。進公司第二年的田村真弓，一邊指著保單，一邊向他說明著。擺在面前的好像是保戶貸款的資料，田村似乎是說那男子帶來的印鑑與原印鑑不同。那男子根本沒用心在聽田村的說明，還不時盯著荒木瞧。過了片刻，他把保單塞進小提包裡，慌忙起身走了出去。

若槻對那個男子曖昧的舉止覺得有些怪異。

「你們不要只認錢不認人！把我當成什麼？」荒木又嚷叫道。

接待這名惡客的是剛進公司的川端智子，對於自己為什麼遭到怒罵也毫不明白，只是驚慌失措。

保全的承辦員，同時也是櫃檯的把關者。因此，若發生什麼糾紛時，都必須由若槻和葛西其中一人應對。

若槻準備站起來，剎時又猶豫了一下。因為，又得跟那種傢伙打交道的意念，突然掠過他的腦海。

葛西站了起來，朝略為欠身的若槻的肩膀拍了一下，快步地朝櫃檯的方向走去。

「非常對不起，不知道有沒有冒犯失禮之處？」

葛西依舊是聲音洪亮。他轉向櫃檯，悄悄地用眼神安慰川端智子，回到自己座位。

荒木向後靠著椅背，露出髒汗的小腿，交疊起跛著拖鞋的腳，用像變聲期前的小孩的聲調，開始數落起什麼對女職員的教育沒做好等等。葛西則絕不會去拂逆對方，一邊聆聽一邊適當的搭話。

若槻慢吞吞地坐了下來，葛西似乎一眼看透自己躊躇的舉措，這讓他覺得羞愧。

就在這時，電話鈴響了。阪上弘美拿起話筒，短暫低聲地說了幾句「是，是」之後，按下保留鍵，直接朝若槻的方向走了過來。

若槻抬頭看著阪上弘美的表情，心頭湧起一股不祥的預感。平常幾乎沒什麼表情的她，眼神裡帶著些許緊張，原本轉接電話按下轉接鍵即可，她卻特別起身走過來，可見絕非普通的事。

「若槻主任，客戶有事詢問。」

「遇到什麼難題？」

阪上弘美有五年的櫃檯經驗，有關保險的知識累積得比若槻多，因此大部分的洽詢應該能夠自己回答才是。

「對方說，自殺的話，有沒有給付？」

人壽保險公司經常會接到這種電話，不過，從阪上弘美的表情判斷，她一定不認為這是一通惡作劇的電話。

「……我知道了，我來回答。」

若槻點了點頭，阪上弘美這才安心地回到自己的座位。那些女職員除按部就班地做好固定的業務或被交付的工作外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她們避免做出伴隨責任的決斷，這時候就得仰賴上級的指示。其結果若槻等必然要承擔更大的責任，但既然領取了她們望之莫及的高薪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若槻從抽屜裡取出對外保密的公司專用保險契約條款的解說手冊。當然，詢問的內容都很簡單，只要在人壽保險公司上班的人，誰都能立即回答。不過，回答的方式卻必須慎重。

「喂，讓您久等了。我姓若槻，是負責櫃檯業務的主任。」

話筒那端傳來輕微的咳嗽聲，對方一語不發，好像是一位女性。

「請問您要詢問什麼事情？」

「剛才說過了。」

那講話聲有點沙啞很難聽得清楚，感覺似乎非常緊張。

『所謂的保險給付，自殺的情況也支付嗎？』

「我們會盡快進行調查。不過……請問是哪一位去世了？」

對方沒有回話，再度發出咳嗽的聲音。

「如果您手上有保單，請告訴我上面的保單號碼，我可以馬上幫您查一下……」

若槻再度做出溝通。停頓了一會兒，那名女子才說：

『沒有號碼的話，沒辦法查嗎？』

「是的，有分可以支付和不能支付的情況。」

『不能支付的情況是指什麼？』

「嗯……」

儘管若槻把答覆拖延至此，但既然被問得這麼詳細，沒有不回答的道理。

「大致上來說，入保之後一年以內，自殺屬於『除外責任』。」

『除外責任？』

「就是不能支付的意思。」

『為什麼呢？』

「在《日本商法》中，有關自殺等行為，全部屬於『除外責任』的範圍；但在保險條款上，

基本上是以一年為限。」

『所以說，這是為什麼呢？』

那女子的聲音變得焦躁了起來。

「總之，人壽保險的宗旨並不是用來助長自殺……」

她再度陷入了沉默。

對人壽保險公司而言，因自殺牽涉除外責任的規定這部分，也是最傷腦筋的。

保險契約的要保人或保險受益人，如果故意讓被保險者死亡的話，在契約上是屬於「除外責任」的範圍，保險公司將不支付保險金。同此思考的話，或許可以解釋為被保險者讓被保險者本人致死，換句話說，即使自殺，也不應支付死亡給付。

進一步說，如果自殺能獲得死亡給付的話，其結果也有可能導致獎勵自殺的情事；甚至，可能演變成意圖自殺的人，都會在自殺前加入保險。這些來自「反向選擇」的問題，都極可能使人壽保險公司的收支嚴重惡化。

在《日本商法》第六八〇條也規定「自殺、決鬥及其他犯罪或執行死刑」，屬於死亡給付的除外責任事由。

可是從投保者的立場來看，被保險者將來自殺的危險性，與因車禍和疾病死亡的危險性在本質上是一樣的。也就是說，在簽約的時間點，即使沒有死亡的意圖，但之後有可能因精神官能等疾病而選擇死路。

頓失一家之主的話，家屬的生活當然會面臨困境。可是話說回來，就只因為死亡的原因是「自殺」，家屬就無法領取死亡給付的話，這倒又違反人壽保險是為了要保障罹難家屬生活的創立宗旨了。

而且，因自殺而死亡，本來就涵蓋在作為計算壽險保費基礎的生命表的死亡率中，並且占有不容忽視的極大部分。因此，也有人指責如果將這部分因素排除的話，那麼無紅利的契約這部